

卷九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立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至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與誣溺民御林八百
 國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漢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數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楊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起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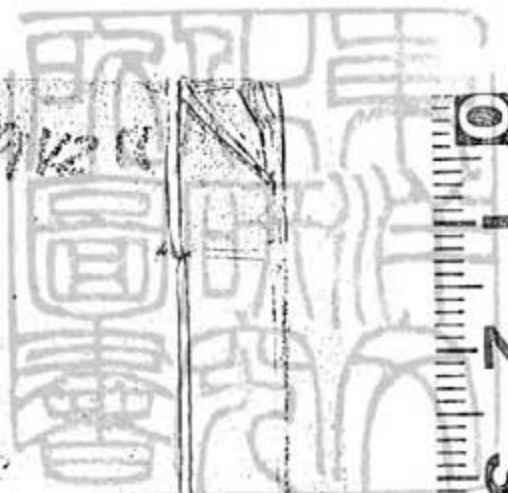
厥無字是生口云



萬花樓

卷伍

15291211



双紅堂
小說
16(5)



青一切無差單上差得忘却一位活命恩人原來此人乃
 龐府逃出李計英他乃與張忠李義全到此是日元帥只
 令張李進見狄爺已忘遺他在外營忽一天得遇張忠他
 只言要見狄老爺張忠反覺駭然言狄老爺忘遺了活命
 恩人待吾與汝傳知是日狄爺正與楊元帥對坐談論聖
 上增送誠幣與比夷契丹之差處有張忠上帥堂向狄爺
 稟知計英要求見狄爺所了忽覺醒悟來言曰果也亡遺

此書之序
 卷之三
 第一回
 李義全到
 張忠見狄
 老爺忘遺
 了活命恩
 人
 楊元帥對
 坐談論聖
 上增送誠
 幣與比夷
 契丹之差
 處有張忠
 上帥堂向
 狄爺稟知
 計英要求
 見狄爺所
 了忽覺醒
 悟來言曰
 果也亡遺

第 三 十 四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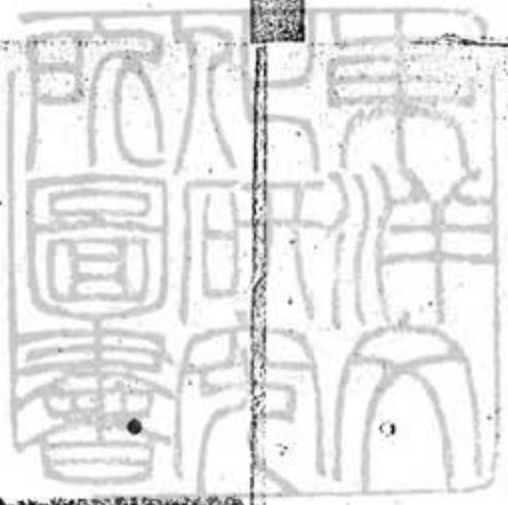
庚

了他只算吾無情的傳命他速請進相見相張忠領命而
出元帥忙問那計英乃是何人狄爺細將前情得他搭救
說明元帥與眾將多言此等義俠人寔爲可敬正言之間
李計英已至衆見過元帥又拜見狄爺他卽挽扶起計英
再恭見范札部大人楊老將軍孟焦等一班文武員眾將
士敬他是俠烈士不僂輕慢元帥又與他一坐位狄爺位
下談論敘言元帥吩咐賞酒一桌狄爺命張忠季義倍燕
不用多表狄爺又呼元帥五雲汎上還缺一干總官可命
着計英補了此缺不知元帥尊意如何楊元帥曰狄王親
既荐他本帥且依命卽着計英泣任五雲汎計英叩謝而
往此事暫停再說前夜飛山虎劉慶前月依了張文之言
歸隨了狄王親得着妻子又不能逃出潼關當日算計



定收拾起金帛細軟物件了环家眷送在一所潔淨尼菴
安頓了又來見馬總兵他言龐太師一心要害狄王親不
想前月一連幾次汝不下手莫非與他有什么瓜葛不
肯下手的飛山虎拱曰小將與他毫無相交焉有違命不
下手但他盔上甚奇日夜放光冲開大刀不能劈下不免
待小將再跑至三關走一遭便了馬應龍曰狄青到關已
久尔今此去更難下手了劉慶曰不妨小將此去定取狄
青首級回來斷不再悞馬應龍曰既如此速往前往飛山
虎退出想來馬總兵果也糊塗乃貪財受賄之徒寔不可
與此奸佞同群按下劉慶不往別處只來張文家又說孟
氏太君自與孩兒分別終天惡念只時值三冬雪霜飛下
倘道途担捺違了限期猶恐楊元帥執法無情虽有余太

君書一封不知元帥遵從寬限否金鴛小姐時常安慰母
親張文又言狄兄弟乃烈士英雄定然無礙的是時已十
月下旬了忽一天報進場元帥差官到來反嚇得張文一
驚只得接進來武員見過禮杯茶遞舉動問孟將軍到此
有何公幹孟定國曰只爲欽差英勇殺退敵人卽于元帥
前保奏張老爺爲五雲汛守備職元帥有文書在此請看
便知明白張文曰有此奇事麼張文前日果做過由戰但
前程已被革去因何孟定國仍稱他爲張老爺只爲張文
是狄欽差戚誼今又起復爲守備故孟定國特恭恪于他
當下張文看了文書滿心大悅言備酒款留這孟將軍告
辭而去張文進內堂大喜報與岳娘太君孟氏聞言大悅
言有幸難得孩兒立此大功金鴛欣然呼母親果見兄弟



爲人胆正志高具此奇能如今愁悶尽消了太君曰此乃
蒼天庇佑至吾兒年小立此奇功也是日張文選了本月
吉日廿七登程赴任領早吃捨物性不用細言是日又來
了劉泰將言馬總兵必要謀害狄王親但吾已將家口安
屯在尼寺中心無慮碍了張老爺可還吾席雲帕也張文
微笑曰劉老爺乃言而有信之君子也劉慶曰爲人言出
如山之重豈容變更的張文曰我家兄弟年須輕寔見英
雄撓勇方到邊關卽立下大功劉慶曰立了什麼大功張
文曰首破贊天王等五將數十萬敵兵齊殺個罄盡今
又求保荐我們做五雲汛守備尔道奇妙也否劉慶曰可
惜可惜追悔已遲了我何不及早跟隨狄欽差的若还早
到邊關也立下些戰功了豈不快哉孰知担捺來遲了还

有何面目往見欽差也張文曰劉老谷何須着惱尔今未見小功還有大功待后建立劉慶曰張老爺且還吾席云帕待吾刻日往見欽差張文曰尔即日往三關也終遲了如今何須性急小弟再兩天也要動身全往如何當時張文欵留飛山虎堂中排開酒宴一桌二人對坐吃得尽欢酒至半酣之際談論龐洪奸惡馬應龍附和趨權要陷害狄欽差張文不覺寬泛而言呼劉老爺吾想龐洪孫秀胡坤與狄欽差結下仇仇要圖陷害也不計較但馬應龍與狄欽差並非宿怨不該尔信其言惡言緊七圖害他比之三奸狠惡倍加狠毒也他命尔往殺狄欽不若尔今反往殺這奸賊取彼首級拿到邊關待我家狄老爺言尔是個爲國除奸英雄但不知尔有此胆量否飛山虎听了冷咲

曰要殺奸臣安手可得速將箭雲帕還吾管教即晚取到首級來此張文曰劉老爺果敢胆于去乎飛山虎曰畏怯于往者非爲丈夫也張文暗自言曰吾不過是戲言豈知認作爲真待吾索性將他激惱着除却奸党即呼劉老爺但下屬刺上司罪名重大倘然殺害不成尔命休矣這是不穩當的劉慶曰尔休得小覷于我如一諾允成即赴湯蹈火也不辭何徇些小事情有何難處若無首級回見于汝即將吾腦袋送割與尔張文曰如是殺此奸臣也真除一國患也當日飲酒已定不覺紅日歸西張文取出帕子交還了飛山虎再言談一番長編之說時交一鼓劉慶將腰刀繫上束繫駕飛箭上來至潼關还不落下庭中在着他內府四城觀望想來馬應龍諒已睡臥了不若特喚他

出來賞他一刀，聖即大呼馬應龍，吾乃上界速報神，今奉玉帝旨到此，即速接旨。却言馬應龍正在內室與夫人食酒閒談，已二更殘，夫人先醉了。這馬應龍還不住持杯，想飛山虎的席雲奇本領，但願此去一刀兩段收恰了。狄青除得此人，其功不小。龐太師定然打算陞吾的官爵，正在心中思想，忽在庭外大呼喧喚之聲，靜听來言奇了什麼。上天速報神忙喚了，环小使豈期夜深多已困，睡了他只得自持銀燈起位，步出庭前。飛山虎看得明，即厲聲大喝：馬應龍，身居武員，當爲國除奸，今不念君恩，反附奸臣圖害狄青，他乃保宋良臣，今番奉玉旨斬却，佞臣斷死，輕赦有馬應龍，早已嚇得魄散魂消，抖振騰騰，跪下塵埃，呼尊神在上，吾寔死此事，方說得一声死，此事劉慶已飛身

而下一刀血淋，以頭兒滾將下，來慢了人頭，高空而去。

騰空到臨潼府內，當日劉慶想來不好，猶恐牽連近地官民，按住雲頭，高呼臨潼府太師何在。是晚府太爺還在燈前批閱幾款下屬詳文，忽聞半空中呼喚，不覺嚇了一跳，抽身出外，喝問那方呼喚本府。又聞高空曰：臨潼府听吾吩咐，我乃上界速報神也，奉了玉旨所差至此，只因潼關馬總兵應龍听信龐洪奸佞之言，囑托打殺劉泰，將前往邊關行刺狄欽，差此等惡狼奸臣趨權附勢，今已上干天怒，吾乃值日奉差，先往邊關取了劉泰，將首級又回潼關，斬却馬總兵，俱拏去首級復旨也。本神知尔是位愛民情正官，是以特此報知，此非盜殺兇手，可延追的不要累及近地官民，即龐洪奸惡險毒，後頭自有報應，誅之說完。

的一聲去了。嘗晚府太守倉言並不驚慌。心中明白。進回書房中。又表明這位臨潼府太爺姓白諱山字峻高。乃位公正无私清官。乃江西省人民兩榜出身。年近五旬。辨過多少公案。經歷有年。豈不明白此事。自言曰：什麼上界差報神本府。久聞潼關恭劉慶善於席云之技。想必馬總兵差他行刺狄青。劉慶反向刀鎗殺了劉應龍。犹恐累及他人。故來本府跟前言此。譎詐之言。想望長嘆一聲。劉慶尔自不附奸臣党羽。却是尔正大光明立品。但不該胆大。擅殺上司。况且殺害官員。事關重大。豈不于連近地頭百姓。本府官員的教我如何處決。此死無憑。死之論難以申詳。上憲有此庄重案如何了得。想來思去。只得請來刑名幕賓。師兩人。請酌詞。師呼老爺這庄重案。不擬此而辦者一

府城文武員多有于礙了。依晚生愚見。只須處此而辦。又須快馬趕回朝。密稟馮龐二相。送副厚禮。要求免他週全。方保本府官員无碍。但老爺連夜過關查確。有死此事。方好播揚。眾官員得知。要先說明天譴神人責備之言。方妥。白老爺听罢。點首頃刻。傳知眾衙役打道隨從。白老爺一程來至馬總兵。遭其一命。果有此事。即分心差人分頭住報知各官。城廂内外文武員多有熟睡。一聞此言。眾員嚇得驚駭不小。不一刻已齊到馬府中。進中堂只見屍骸。該身体不見了。首級眾員嗟嘆称奇。當日府内夫人也信爲確。哭得肝腸寸斷。眾文武議上諭。上言若非白老爺連夜查明是神聖顯灵。止于天譴。那里去捕拿兇手。此生大事。怎生完决。當日天明各官散去。少不得復會敘商量。厚

禮申脩文書本章投達東京馬府夫人只得收拾無頭屍
首哭泣哀乞不須多表地頭百姓私議稱奇正所謂湛
青天烏可欺也任詔眾民多論却說飛山虎駕雲走到荒
郊之外將首級埋藏于泥土中然后回見張文細言其事
張文撫掌欣然曰劉老爺果也胆量包天時天色已亮只
有金窩母女又驚又喜驚只驚殺人如同兒戲喜只喜除
了一奸臣免了弟兒后患次日是十月二十七天張文已
收拾齊備家眷在大舟水面運進有五雲汛上的兵役紛
忙迎接進牙又到李計英也來恭見上司張守脩眾兵人
人喝首畢一言交代文不煩言却說飛山虎一到了邊城
將此情由啟知狄青這狄青一查此語責怪他目無王法
人須乃附奸和惡之臣雖然有罪但非爾可殺者又坊子

累此處官民只得將此情由稟知楊元帥這元帥反敬羨
他是義俠剛烈英雄授他副將之職又這製成四扇大旗
旗上取狄青爲出山虎張忠爲扒山虎李義爲高山虎劉
慶爲飛山虎四圍鞞門高七豎起此時方得四虎將后来
石玉到關加上一扇大旗名喚而虎又成全五虎將又說
狄青是日一見張文有文書到帥堂他卽日到五云汛見
了母親喜色欣乞又與姐文姐乞一堂誼敘重逢敘話長
編不能細述不知后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狄青一人進用又增出四人身榮張忠李義効用于邊
關張文計英蒞任于五雲汛是皆任之稱者孟氏太君
思念兒子先寫劉慶往張文家忽又報楊元帥差將到
張文一驚爲孟氏憂中交喜孟定國一去劉慶卽至省

橫針線之筆非博續文可比

馬應龍身居總戎武職是職之重任者未嘗食 一三言
國家政事是不稱其職不勝其任者只一味速劉慶殺
狄青是足以殺其軀矣

劉慶昌神戮好人皆被瞞獨府尹不能瞞是哲明之士
酌議據辦仍不寬厚礼回朝免求馮龐二相甚矣資銖
足以行事于上者可慨也

四十回 資德夫人 心報口 貪婪國吏計瞞天

詩 賢良誥命達君恩 功保留全護國臣

曰 不負朝廷存大節 流芳青史女欽銘

優語狄青母子姐弟重逢又言楊元帥身居二十六七載
邊關王帥從無半點私曲循循惟德自今本章一道過全

狄青之罪抹刷過失征衣單提到關即退大敵立下戰功
及李成父子冒功之事一概不提只候至上准旨封拜青
為帥豈料偏上有李沈氏要與丈夫兒子報仇之事至失
征衣事情仍然敗露故又有一番大大波瀾興出境擾一

場故楊元帥本章未到也早到三天沈氏一程進城到沈
御史衙中進內拜見哥也又與嫂伊氏貞娘慇懃見礼東
西而坐敘談各問平安畢沈因清曰資妹尔今初到本似
覺愁眉夕鎖滿面含悲是何緣故當小沈氏呼聲哥也妹
子好苦也未出言詞淚已先墮言丈夫兒子屈死于鋼
刀之下故特來告訴親兄作主沈御史听了嚇了一大驚
呼妹子且慢悲啼速也明白說知沈氏含泪將夫身死
情由一一說明沈御史曰賢妹這般冒功事情原乃妹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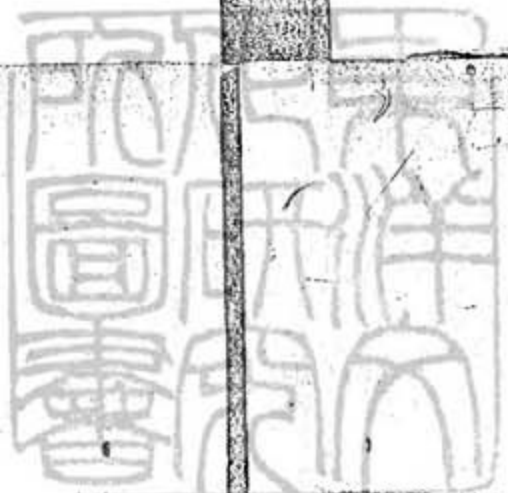


差也教我也難起決沈氏曰哥之妹交星差但楊宗保太寬狂妄了即使冒功也死罪死之罪沈不清曰怎言無死罪的死有餘辜也沈氏曰哥之但父未招子未認不西供不立案如何誅殺得人命大事故以妹子心寔不甘愿抵死而至回朝要求哥之作主將仇根雪即父子在九泉之下死得瞑目沈不清呼賢妹且開懷罷手為高何若如此沈氏曰哥之若不出頭枉為御史高官赫之有名反被旁人耻笑尔是個沒智量之人也伊氏夫人听了這些言辭想来這等不資之婦不明情理之人世間罕有不嫌己之反心惡行反怪他人立法秉公言來句之理徧乃不中听的轉身回內室去了沈不清曰妹子吾家裏問尔古言木不離根水不脫源尔言快請夫去征衣之事須要直物方可說來沈氏曰乃磨盤山上的強盜槍劫去征衣眾目見余不但妹子一人所曉沈不清曰尔若要報仇事關重大為兄的主張不來待吾往見龐國文商量方可但有一說這位老頭兒最是貪愛財帛的倘或要索白金一二萬之多尔可拿得出否沈氏曰妹子帶回金銖白銀約有五萬兩如若太師作主報雪得仇冤妹子決不惜此資財沈國清曰如此待吾往商量便了吩咐了环服役夫人進內眾了环領主之命挾引這惡毒婦人進內沈氏心下思量忖曰緣何嫂之不來依係于我難道沒有三分姑嫂之情便命自帶來兩名侍女去邀請伊氏這夫人只強着相見敘談是日排開酒燕面和心逆二人對飲言多不表又言沈不清匆之來到龐府家丁通報見過國文即將妹子之



萬花樓傳 卷九

事細七言明有龐國文想來老夫幾番計害狄青豈料愈計他愈得福如此冤家更倍結怨此小賊斷七容饒不得即楊中保持其兵權目中死人做了二三十年邊關元師老夫這里無一絲一毫敬送到來老夫屢次要起風波撓擾于他不料彼全無破綻奈不得彼何今幸有此大交開好機會將幾個奴才一網打尽方稱吾怀但人既要除收財帛也要領惠待吾先取其財后圖其人一牽兩得豈不為美開言呼聲賢契這段事情難辦的沈国清曰老師此何故也国文曰資契尔難道不知座楊宗保乃大波無佞府之人又是個天下都元帥兵權獨重那人動他一動搖彼一搖除了放着胆子叩闕即別無打算了沈国清曰老師叩闕便怎生打算的国文曰叩闕自是在上殿上告



一狀備呈上准了此狀楊宗保這罪名了當不得子及狄青焦廷貫二人也走不開殺的殺殺的殺他即勢大封王御戚也要倒番了碍只得這張御狀無人主見柄筆只因事情交關所以尔妹子之冤竟難伸雪沈不情曰老師這張御狀別人寔難專筆必求老師王裁方可国文曰賢契尔咲話了老夫只曉得與國家办公事倘然管關事的不在行也且另尋門路罢此刻龐洪裝着冷腔頭搖救搖只言難亦沈御史當時也會其意明知国文要財帛即呼老師俗語言揭開天窗說明亭話這段事情乃是七門生妹子之事只為門生才疎智淺必求老師一臂之力小妹願將篋中白金奉送国文冷咲曰資契難道在尔面上也要此物的麼沈御史曰老師古言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况

此物非吾之資乃妹子之物枯物無非藉脂光秀士人情
輸半紙今日仍算門生浼求老師諒情些足見情冰了但
得妹子雪冤不独生人感德即父子在陰靈不忘大德國
丈曰此事必要老夫料理應沈不清曰必求老師料理的
國丈曰御狀詞用何人相管沈不清曰此狀詞正求老
太師主裁若這老太師不承亦誰人敢但當此重事國丈
曰或有言持筆主墨取人頭者不益明子孫沈不清曰非
也為人伸冤雪恨無量之功上天豈有不作者老太師休
得多心國丈曰也異說汝此說來也不較及多慮了但還
有一說御狀一事非全小故守王門官值殿當駕官一切
也要借重使費即用些面情按概繳也要用四萬多白金
功尔令妹且收心也是省得費去四萬多金沈不清曰即

費去四萬金吾妹子亦不罕惜休言御狀大事要資財費
用即民間有事干官門也用資財國丈咲曰是見貧契明
日的但不知尔帶在此柳或回與拿來沈不清點頭暗言
未知心腹事且听口中言這句話明要現鈔了便說不曾
帶至待吾美取如何國丈曰既如此尔回取至待老夫訂
稿沈御使應允相辭而去當時國丈大悅好個貪財愛宝
奸臣進至書房坐定點頭自喜自言老夫所忌者包拯除
了包侍制那怯悻別人今幸喜他奉旨往陳州賑飢不在
朝故老夫不畏他天波無佞府之人天下都元帥威權狠
重那畏彼南清宮內成一張御狀呈進金塔穩將個狗男
女一刀兩段阿楊宗保不是老夫心狠除尔只因尔二十
餘年沒一些孝敬老夫當日龐洪犹恐机関洩露閉上兩

獨門輕磨香翰挑墨而揮一長一短吐此情由寫畢將此

稿細上看閱不勝自喜不費少思教行字蹟人頭落四萬

白金安手而得但老夫不領誰人敢領國丈正在心花大

放外廟來了沈御史已將四萬銀子送到國丈檢占明白

領即平賢契尔是個明白之人自然不用多囑只恐令妹

不慣此事待老夫說明與尔也今回去將言說知令妹沈

不清曰吾為官日久從不曾見告王狀之人怎生一法望

老太師相教如何國丈曰賢契這一番乃是狀詞稿耳只

要尔妹膽書的更妙沈不清曰幸喜吾妹子善于書騰國

丈曰又須要破破指頭煙血在土他須有重孝且勿穿孝

服沈不清曰此二事也容易的國丈曰又須一身素服勿

用奢垂須要裝成慘切之狀一肩小轎到午朝門外伺候

待王門官奏柳李沈氏花鄉啣方然而此事假傳可以行

得並不用花押綁的沈不清点頭稱是國丈又曰王上若

詢問時緩也而对雍容而对不用慌忙切不可奏称尔是

他胞他是尔妹子倘王上不詢問也不可多言答話又須

將狀詞連也熟誦須防付答狀詞不準還防背誦這是切

要机開教汝令妹須要牢也記着沈不清听了言曰謹遵

吩咐沈御史即時候過狀詞從頭遍誦完編連稱妙也老

太師才雄筆勁學貫古今此狀詞果也委曲周章情詞懇

至看畢整也收藏袍袖中是日國丈早已命人排開酒燕

留飲一番少刻辭別歸衙便將狀稿付交妹子將國丈之

言一一說知這沈氏听得一汪珠泪辭別哥也回至自寓

內室中若論沈氏須則為婦人之毒惡狠毒者然而于夫



妻情分却有無差之處立必要與夫兒根仇構着一死而
 不惜即晚下燈下書正狀詞記誦一番待至明天五鼓要
 至午朝門外進呈不表又言沈御史至夜初回至內室中
 只見燈前肅淨无声有伊氏夫人一見丈夫進來只得袖
 身呼相公請坐沈御史也答言而坐又曰夫人还未安睡
 麼伊氏曰未也沈不語曰夫人爲什麼愁眉不展回帶憂
 容莫不然有什麼不稱心之事伊氏曰非有六稱心憂懷
 沈不語曰是了定然憎嫉姑娘到此故夫人心內不安也
 可曉得他是吾仝胞之妹干及鮮花一樹開也須念永仁
 人最苦夫人尔即口間冷淡他也不該應的伊氏所哭嘆
 声呼相公亏尔也說此言妾之不言無非假着呆龍耳目
 我不埋怨干汝何故相公反埋怨干妾何也沈不語曰夫



人今日姑娘非无故而至是個確中人姑未甥兒多死于
 刀下有何心樂尔爲嫂上當看吾面份多言劝慰方見親
 上之情何故這般冷落于他還要埋怨下官忘的夫人尔
 却差子伊氏曰相公妾既冷落了令妹尔該还親執些但
 這不資之婦不冷落他也難令人喜欢的可咲彼爲人不
 通情理全怨丈夫兒已之幹差冒了別人功勞希圖富貴將人
 這事是他夫兒已之幹差冒了別人功勞希圖富貴將人
 傷害人心變爲獸心豈知天理昭然水落石出之時罪該
 誅戮知達理婦人即收拾夫屍屍首閣中自守絕爲婦道
 今日还亏他老着面顏來見相公打算報仇豈非良善喪
 尽之人妾寔難與此惡狼情厚只因他是相公仝母仝胞
 妹子只得免強與他交談相公官居御史豈不明此理的



意不該當承領助他翻仇倘然害了邊疆揚元帥大宋江山社稷何人保守奉勸相公休得忘公惠私的及早回絕了他免行此事爲理沈御史听了咲曰夫人尔真乃是個不明白之婦也楊宗保在着邊關兵權獨掌瞞過皇上耳目不知幹了多少弊端夫人曰相公尔知他作何弊端以欺皇上沈不清曰怎麼不知的皇上命他邊疆把守拒敵西戎如命經年累月不能退敵耗費兵糧不計其數之多其中弊作處不勝枚舉總使吾妹丈甥兒幹差了事重則革職輕則重打軍杖卽罢了爲什麼這般恹恹沒一些情面竟將他父子双七殺害况且並不函供又不立案殺人殺得如此強狠法過干律外別人那個不忿恨况吾的妹子一人是丈夫一個是兒子焉得不私報仇卽鉄石人也是心上不甘焉怪責他報仇是當的夫人尔怪錯他了彼今既來我哥七作靠豈有袖手旁觀不幫助之理不知伊氏夫人如何答話害圖得三關將士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回沈氏須云翻冤讀者还未冰信何也這沈氏一微七武員之妻焉有此力量倒得巍七世代武功將帥及至此方見沈御史是沈氏倚靠龐國丈又是沈御史之胆方知御狀可行矣

雖云沈御史龐國丈皆爲李沈氏胆靠然非四萬多金亦不可行也可見凡事非用資銖不可行規龐洪老奸滑言先取其財後圖其人一查兩得可見資財是宝害士爲要君王江山不足重也歟

沈不清夫婦辨論各執一理不竟伊氏爲正存公沈不

清顧私恩而泯公止不美沈而予伊亦扶公也

四十一回 行賄得机呈御狀 受賍設計害邦貢

詩 心狠欲毀擎天柱 受賍夢賍昧主恩

曰 滅法瞞天奸佞輩 朝綱敗紊絕英倫

當時伊氏夫人听了丈夫之言即曰不知相公如何料理
番察大事沈御史曰本官也料理不來故與龐老師酌議
費去四萬銀子做御狀一昏待妹子于駕前哭告但願得
上蒼嘿佑得君王准了天大冤仇可穩也雪番了呵夫人
是親必願從來說那管得江山倒與明也尔是一个婦人
休得多管休思阻檔吾自有主意斷無不助妹子之理伊
氏夫人自語曰大好弄些伎倆欺忠良須然凶多吉少但
思沈氏乃卑微武員之妻呈此御狀事關天大料必君王

未必准他但沈氏身屬女流之輩如何起此惡毒念頭沈
天大胆又如蛇蝎之毒後仗奸權作主謀縱然御書狀詞
做得狠切看尔弱也釵群怎到得魏也五鳳樓前即圣上
乃英明有道之君尔要扳倒此大忠良怎生準汝豈不一
場畫餅充飢的妄想反惹人笑話萬人羞也當時沈御史
見夫人自言自語又不阻檔他只說出一番有緊無閑之
言暗中指他便說夫人休得多言尔且看冤仇番與不番
日后自見且請安眠罢夫人諾而不再言在語東边却說
西当日龐國丈收領沈御史四萬兩白金喜色勿也是日
即往見王門官言曰明日萬歲臨朝有一婦人在午朝門
外來叩闕呈御狀斷不可攔阻他勞尔奏明圣上一切
言語之間稱寸些王門官答言曰因丈夫夫人吩咐事得効

勞若問龐太師文爲寵妃把握明綱赫也有名二品上下
官員十有其七在他門下如今他對玉門官說也了一声
那有不遵誰敢強辯是以李沈氏叩闕名說費了四萬銀
子而龐太師一厘一毫也不曾破費是乃一人叨惠了次
日五更三点東方未明已有文武官員齊集天子登金殿
香煙靈氣騰人視問

文臣武將奉天子

國戚王規一依朝

東西對面分班列

個個低頭尽曲腰

朝罢圣上有旨文武眾臣有事出班啓奏無事卽此退朝
有王門官俯伏啟奏上萬誠有一婦人于午朝門外自称
李沈氏花綁脚力手呈御狀跪伏哀懇稱言身負沈冤無
日伸訴身死而來乞救萬誠偷作子小臣卽將該氏權逐

而氏稱言傷宗保悞國欺君之語不知是真是假小臣不
敢不奏明萬誠定裁班中國交暗點頭自語王門官與

能言之輩當日眾文武員個個心驚不知真假有此交關
重古事情獨有龐洪沈不清心頭胆定加佑台關言曰婦
女之流湊天胆子收到此聞那有此理不知死活有何海
底極情之冤敢于午朝門外呈此御狀寡人不是地頭官
司察民情者恕他婦女無知從寬免究逐退午朝門不許
再奏王門官听了萬誠之言焉敢再奏祇領旨正要抽身
只見龐太師執笏當胸俯伏金階奏曰臣思李沈氏乃一
婦人耳秘稱身負大冤無門伸雪思必冤沈案按故敢干
吾王駕前求伸也更言揚兵保悞國欺君此事必因國家
而起陛下若不究詢明虛寔而該氏果有重冤者何忍其



伸訴無門至如楊宗保倘果有欺君悞國之變亦不便由其所作也伏惟陛下睿鑑參詳君王曰朕思楊宗保世沐君恩府居無佞爲將多年只有保邦從無悞國此事定然婦人听了別人唆感而來朕必不詢究卿勿多言天子果乃明君透矣此事有衆位忠良大臣猜測無言独有龐國交滿臉透紅沈御史心如火炙眼睜也只看着龐國夾這龐洪只得再奏曰臣思地方有司衙署或有刁民藐視國法以假作真以曲作直棍情誣告乃訟唆聞者不勝枚舉姑所勿論但萬畿畿前而民若非沈寃重枉爲敢冒死而來以身而試法况有悞國欺君大款頭諫非海市蜃樓之虛也伏望陛下准收御狀以免此婦有屈惟伸重臣獎法

有疑朝廷綱紀至朝風化臣待罪宰相不得不自死罪上

言加佑王看七國文此事想必汝從中主唆也故以着力爲言且罪寡人且看狀上情由如何便了言依卿所奏着

王門官取狀進呈王門官口棟領旨去不逾時取到李沈

氏狀詞呈於龍案上加佑君御目一瞧狀曰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身死上言訴冤婦李沈氏現年四

十五江南松江府華亭縣原籍訴爲冒功乖法雙匪冤

屈斬宗絕嗣屈殺管命事氏夫李成現爲五雲沈守隘

僅有獨子李岱是此干總冤干本年十月十三日欽差

狄王親須解征衣已至外開荒地屯杜悉破磨盆山強

盜搶劫至十四夜民夫子經沈巡查偶遇胡人贊天王

子牙差醺醉逡巡踏雪履霜而至夫思二人乃西戎巨

寇中士大患父子私算乘其醺醉糊塗有柳乘滅夫箭

射贊天王子刀傷子牙差二首並梟双功望獎父子共
赴邊關獻功帥府豈料狄欽差尽失征衣難弼其罪重
行賄賂于焦先鋒而爲硬証故欽差得以冒功卸罪惟
楊宗保狗情弊法混將氏夫及子梟首轅門痛思氏之
夫子功勞級証奈楊宗保恃職司權凌屬如蟻噬平人
心何在國法奚彰既掌三軍司命職司生死之權理應
秉公潔國乃竟有罪得功因功慘死在氏冤屈沉淪絕
嗣斬宗在楊宗保味法欺君專權屈殺至彼兵符統屬
勢大藩王故氏無天伸訴不得良身死午門瀝血金塔
倘黑天翻白氏須死之日從生之年啣刀上懇乞皇天
雷鑑不勝哀慟痛劫之至

照依國法原該有罪如无此事這沈氏婦人怎敢輕此告

詞也寡人且自准他將情由一詢看是如何傳旨李沈
氏放綁卸刀着進金鑿王門官領旨當日天子吩咐將沈
氏鬆綁卸刀無如這沈氏跪于午朝門外並無旨刀花押
惟是龐大師的權柄大得了銀了在王門官奏事官知會
弄了手脚自然人奏沈氏背刀綁押天子那里得知這沈
氏低着頭一身慘素服或步至金鑿殿俯伏下兩淚交流
當時聖上詰他情節而沈氏照依狀詞上句句登答无差
天子想來此款狀詞十有七八是國文專主的故不詰及
誰人代筆主謀降旨時李沈氏發往刑部天牢中但此案
水分明皂白寡人暫准此狀着令九卿四相公全酌議办
理以三日內覆明定奪當時退朝群臣各散但各不表巢

言李沈氏天子雖言降發他在刑部天牢中但沈御史即日美了些權勢只與司獄官知照說了數言李沈氏仍歸御史牙中原因補理二人不盡相得沈翁又差人悄悄將妹子送至一雲菴內權且耽擱一言交代也不多提當日九卿四相文武大臣奉了聖旨朝房公議當初忠義重臣官相寇準畢士安仁宗即位元年已卒次后相繼而亡者太師李沈侍制孫奭等已棄世加今馮太尉龐國文呂夷簡柄政欲擬狄青中途失去征衣賄証冒功揚宗保混味不察妄傷有功兩命悞國瞞公其罪重大又有左丞相富弼平章文彥博吏部天官韓琦三位忠賢駁論曰據婦人乃一面之詞豈得為憑而傷邊疆望重之臣依公情正焉有此法律如若要力办此事須要及審很究李沈氏

方得分明真偽的此一天議不定第二天仍復如此又至次日五更曉天子設朝正在君臣議論此事忽有王門官入覲奏知圣上有邊關楊元帥差官賞表進呈御覽現于

午朝門外候旨圣上當時傳旨宣進資木官進階俯伏三呼萬歲有侍官取上本章在于龍案上展開天子看罢其表上敘及狄青征衣服內到關力除西戎因五員驍將殺賊十數萬敵兵解了邊關因特請旨荐保狄青為帥彼要告駕回朝之意天子看完欣然大悅開言呼龐卿汝且將楊元帥摺本看來當下龐國丈言臣領旨看罢本章嚇驚不小頃刻滿臉漲紅再不想狄青有此本領奇能深算他反得此重大功劳今楊宗保又荐他拜帥如若狄青做了邊關主帥老夫休矣即忙俯伏奏曰陛下明並日月臣

思楊宗保荐狄青爲帥但現據沈氏控他失征衣賄証冒
功希圖抵罪此乃初闕不對而楊宗保本上千失衣之事
並寢了卽李成父子冒功正法因何本上絕無一字陳提
是沈氏所呈確切而楊宗保弊端顯然但誅法欺君理當
究本窮源仰祈陛下龍心明察庶無負寬之婦蒙獎之臣
也當小君王所聖想來此事教寡人也推測不來怎主是
好有首相富弼怒氣不平出班奏曰陛下老臣有奏天子
曰老卿家有何奏聞富弼曰臣思此婦敢于叩闕者必有
主唆奸臣而李成父子若不冒功楊宗保豈有屈殺無辜
狄青果然無功彼焉肯欺若請旨拜帥陛下如要明追此
重案先將李忱氏死交包拯究何人唆誘則李成父子
冒功真假出底澄清矣此登天梯若王心死定至思想来

富卿所奏須然合理但想此事定然因夾作主謀的但憑
貴妃情面如何况究到教寡人左右兩難當下龐洪又奏
曰臣思該氏冤大恠天無門伸雪到午朝上呈御狀寔爲
極情自死而來还有那人不畏死的與他把持如要究李
沈氏須先究明楊宗保祈陛下降旨往邊關卽將狄青楊
保焦廷貴等扭解回朝陛下死交大臣勘問便分奸譌了
有吏部韓翁出班奏曰臣思邊關重地豈可一天無帥若
將彼等扭解回朝一有洩漏其禍匪輕契丹在比未平西
夏叛攻未服此與萬七不可天子倉奏喜色呼韓卿所言
聖理江山爲重非全小故三位卿家且平身三位大臣謝
恩而起天子曰朕思楊宗保失察征衣狄青疎忽被劫焦
廷貴婪贓硬証朕亦未深信李沈氏訴雪夫冤亦不便置

之不辨待寡人差一大臣密往邊關明爲清盤庫倉寔則
暗查此事真偽則元朝塗下央了眾卿以爲何如富弼兩
相多言陛下之旨甚善此時龐太師也无可奈何不便再
奏天子看七初旁班刻卽下旨一品文員此人乃工部侍
郎孫武往邊關龐國文自言曰此官差得有机竅了當此
富弼韓琦文彥博幾位忠益思係侍郎須是好臣党羽料
想楊宗保等立干不敗之地畏他什麼是日只因功罪未
分天子干楊元帥的本章也不批旨狄青的元帥也未封
贈且待孫武回朝再行定奪時朝廷退駕群臣回衙不知
孫武到邊關如何復旨回看且看下回分解

奸佞只貪資銖便有許多臭名不顧一不顧仁心天理
二不顧君臣父子之倫三不顧萬年遺臭資銖之敗壞
行之多可慨也當仁宗之世因屬君子滿朝第聚歎嘆
法者不少故君子或進或退立足而不定但爲君者當
明鑒焉首覩仁宗叱退呈狀婦人何等明透及至奪富
弼陳奏知龐洪美作而一心碍着寵妃嗟乎史言仁宗
仁宗有餘而剛武不足信乎寔斷也

此牽若非富韓二忠辯論奸計有就就速

四十二回 封庫倉將計就計 獲奸佞露机乘机

詩 代君保國是貪良 汚利貪賍被党行

曰 青史留名忠義輩 千秋唾罵是奸狠

群臣朝罢回衙俱各不表單提龐國文回歸相府自語曰
只言幾個畜生易于翻刮了豈知這昏君心事不決反差
孫武往邊關查盤倉庫沙這昏君主意雖好但這差官已



錯用了孫武乃孫秀從中兄弟又是老夫的腹心人不免請邀到來囑咐而行豈不美哉想聖主意吩咐備酒席設于暖房然後差人請到孫侍郎進相府拜見龐太師即于暖樓中二人牽杯細細商量一番國丈又與孫兄老夫請汝到來非為別故一則與汝餞程二來有事相托孫武稱謝又曰不知老太師有何吩咐之言國丈曰狄青乃老夫不喜又與汝哥七胡坤二人切齒仇人孫兄所知也孫武曰晚生也深知的國丈曰幾番下手算賬不獨害他不成反被他取高官封顯爵又得此重大戰功這冤對如此與孫胡二位寔不甘忿的即楊宗保身居二十六七秋元師眼底無人不看老夫在目中從無一些孝敬送回朝此老狗囊亦是容他不得是以吾也刻七恨惱于他汝是吾的

心腹厚交今日皇上差尔到邊開古言明人不用細囑當下國丈說到此言詞孫侍郎即打了一拱曰此事多在晚

生身上國丈咲曰孫兄乃明白之人吾也不用多言了只是回朝如此如此收拾此党也孫武連七應諾再復持杯一刻至晚完畢辭別而回道經孫兵部府順即傳見談說之間孫兵部與龐國丈不約全然是日胡制台亦在孫府把瓊心中大悅總要力杜計算狄揚二人孫武見二人之言即說國丈万幾已說過小弟自必當心訣無差悞也孫秀曰若得如此愚兄感激無涯矣孫武曰哥七弟兄之間些小之間何足介怀孫胡二人听了大悅孫武登時告別回衙打點動身燕畢胡坤亦告辭分手當日住語孫武出京又說邊關資本官尙在汴京中是日將楊元帥狄欽差

萬石棧傳 卷九
各書分途送達還有一書要送投包侍制豈期包拯在陳
州賑飢未回故將書投送包府是日韓翁將楊青來書展
閱分明知果乃狄青功劳只恨龐奸賊與此風波至沈氏
叩關之事當日備酒款了差官又修書一封帶回邊關說
明欽差孫武到關明查倉庫暗則訪失征衣的緣故又言
天波無佞府老太君是日接得邊關來書與孫媳穆氏眾
夫人等拆書一看方知狄青初進卽殺退敵兵眾位夫人
一全羨羨不用煩述然余太君與眾人俱不上朝政不知
孫武奉旨出京之事交代楚天波府情由又說南清宮狄
太后得接姪兒回書母子大喜言確得此英雄立旌大功
又表明路花玉是期望上朝或一月一朝平日間並不上
朝隨着其便不等故今孫武出京之事又不得而知卽沈

氏叩關情由亦無人愁及是恐有夤巧之端不表再說龐
國丈馮太尉一天接了幾方密稟方知潼關馬應龍被神
聖所誅說出他用計惡處馮太尉不知其由只有龐國丈
心下大驚二人不敢陳奏上卽私自酌量私放一官赴
任潼關總振用此暗裡机關上烏能得知佳語二奸欺
君味法却說邊關楊元帥見狄青力退敵兵滅除五將解
了邊關圍困一心重敬他乃當世英雄國家有賴隨時設
燕款敘每日談論兵机邦家時政覺得相契投合忽一天
賈本官回關元帥細問至旨緣何不下賈本官回稟曰朝
廷未有加封拜帥旨意但十日之間卽有欽差孫侍郎到
關盤查倉庫了元帥曰孫侍郎到關盤查倉庫歷本帥守
關二十餘年並未見盤查倉庫莫非又是大奸臣的計謀

也賚本官又將韓翁的回書送與楊青然后叩辭元帥而
出楊青將書拆展細看明發声冷笑可惱龐洪老賊弄
此惡奸謀將此美事又弄歪了紙上說知三人元帥曰總
有欽差到來吾何懼哉况乎倉庫歷年無虧豈畏盤查的
范爺目這孫武乃孫秀族弟龐洪心腹料這老賊定然有
計作弄他亦必需索財帛回京復旨只言夫征衣是真李
成父子冒功事假吾眾人亦不在朝與辨必中干計不妙
了須要預早打算不落他圈陷為高元帥曰刑部大人才
高智廣如何打算便是范爺冷咲曰只略用半点小功夫
可也先將庫倉封固了只說倉庫錢糧亏空過多要求情
欽差回朝週全免盤查之意想孫武乃貪婪財帛小人送
彼三五萬銀子求彼萬賊駕前只言倉庫無亏無缺之言

如孫武得了銀子自然應允待他轉身后預差一把細將
官在于前途埋伏拿下踏住賺銀子為憑即備本劾他罪
大如天了即陳奏李成冒功事假失征衣事真皇上也不
准信他自言扳頂出龐洪來此為詐賺秘賺之計未知元
帥尊意如何元帥听了咲曰范大人智略高明非人可及
所慮者孫武倘然不上釣如何再處治這奴才的范爺曰
定然中計的老夫穩上拿定也狄爺點首曰這惡奸臣見
了財帛豈有放脫的元帥休得過慮也言談已見日落西
山的堂上夜燕安排四人就席把錢書不煩談范爺又言
孫武一到關且依計而行但焦廷貴跟前說不得明倘被
他癩上尿也洩漏出机関事不成了元帥曰范大人高見
不差是夜不表次早元帥死令將倉庫悉皆封固不許私

開住語邊開安排妙計却言孫武一自離却王城一程自
侍欽差故所至地方文武官員多來迎接留款燕送程儀
食物官員不少如若送餽得輕微些孫侍即便不動身故
一程担也捺也獲大財孫武想來這個買賣果也做着
了但本官一到邊關必要將倉庫查得清也楚也料想楊
宗保領耿邊關二三十載亏空的諒也不少不憂他不來
買求本官的此款好美差也一程途喜欣也非止一日到
得邊關根知楊元帥排開香案孫侍郎氣昂也下馬進關
開讀詔書方見兀坐于帥堂閒言一番元帥又曰本帥
戡任此關有年空上從無查盤意旨如今忽差大人到來
察查莫非又是應國丈的主唆也孫武冷咲曰元帥之言
說得高了下官奉了朝廷旨意只因空上崇憂倉庫空虛

是至差下官到來一盤清白豈是國丈從中起此根由元
帥曰果也朝廷的旨意本帥失言了敢問大人本帥有本
還朝請旨存狄王親為帥不知何故貽成沒有旨意下來
准旨否也大人必知其由孫武曰元帥空上覽表之后並
無語及准與不准下官却也不得而知元帥冷咲曰大人
竟不知得麼果好不得知也當時元帥也不多辯明言是
日少不免酒筵盛款那天只為天色已晚是以倉庫尙未
盤查下一日孫侍郎先娶暗察失征衣之事有關內的偏
將兵丁自然護着元帥多言征衣未有疎失即附城中百
姓內有智識者知他來訪察楊元帥的底蘊亦言不失故
孫武不甚查訪得的確又訪察到李成父子冒功之事真
假眾人多言冒功是實這孫武此日又往親打探庫倉豈

知尺皆封固自三日楊宗保不知尔亏空得怎樣尔若是個在行知事者早在吾跟前說個明白送吾三五萬兩也不爲過多本官看了銀子分上自然在圣上駕前將尔掩飾只言倉庫並不空缺還將候殺瞞公之罪遮飾幾分是日又進來見楊元帥只帥堂上早已安排早膳敘席聞孫武開言呼元帥下官原奉旨盤查庫倉不知爲何悉皆封固了難道不許盤查以逆圣旨不成元帥曰孫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本帥在此領職二十六七年那有一截不亏空錢糧的向來圣上不曾降過旨來盤查本帥也便糊口塗上混過了豈知圣上今天忽然變盤查起來特命大人到關教本帥千方百計打算難以彌補得足亏空多年一朝敗露也孫武听了想來吾料定尔亏空倉庫的卽言曰



元帥前王裁教下官不盤查了歷元帥曰盤查是承耀尔的但本帥亏空之處仰仗大人週全些爲妙孫武一想自言吾又出不得口要借取他銀子但彼既要吾週全不免一肩卸在國丈身當絕易言也卽言元帥若要下官回朝遮飾這是不難聖上可以瞞過独有國丈瞞他不得元帥曰國丈如何不能瞞他孫武曰吾寔言元帥得拜國丈明曉庫倉有亏缺故教下官徹底清盤元帥曰國丈既然如此怎生料理的好孫武曰下官斷沒有不肯週全的元帥曰如此國丈那邊送他二萬兩大人處奉送一萬兩有勞大人與本帥在國丈那里說個人情如何孫武曰下官一厘也不敢領元帥之惠但國丈那邊還要商量元帥曰還嫌微薄孫武曰國丈也曾言來元帥二三十載從無些

小往來此是真否元帥曰然果也歷久並無絲毫往來再
增一萬如何孫武曰元帥在此爲官二十餘秋職掌重
位卽一年計來三千合總七萬二千兩如依下官之請不
查倉庫也免國文多言了元帥開言微咲曰奈何本帥乃
邊城一貧武官七萬二千兩寔難抽办得來他罢國夾三
萬大人二萬共成五萬兩多也萬不能措办了孫武咲曰
旣元帥如此說下官從命如教五萬兩不用查庫倉了正
說之間那知不的當焦廷貴在左階廊中听着大怒跑上
帥堂不問情由將孫武夾領一撮拍塔一声擦在地上唱
声貪財汚利的狗王巴五元帥在此多年從無亏空倉庫
的龐洪奸賊要元帥的財帛想是他做夢麼已將孫武等
按地中這焦廷貴那官什麼欽命大臣不大臣將拳擗鼓

鼓一般打下孫武夫罵無礼畜生尔辱毆欽差該得重罪
無非楊宗保暗使尔這奴才如此的當時楊元帥氣怒得
二月圓睜大罵焦廷貴离位上前扯開孫侍郎方得抽身
而起還是氣喘吁七紗帽歪斜怒氣冲七呼楊宗保尔縱
將行兇可知國法否楊元帥想來好個妙計被這這匹夫
美坏了早知如此不瞞他也好今日此計不成范公的机
謀枉用了只落得本帥有縱將行兇辱打欽差之罪只得
罵一声孫武尔武不該如此圣上命尔到來監查庫倉本
帥此庫倉歷年無亏無缺如何尔反听信龐惡念圖詐贓
銀五萬兩尔乃大奸党羽本帥容尔不得好生可惡詐着
贓銀欺君悞国王法已無喝声拿下與焦廷貴用兩架囚
車禁了連忙寫本章一道差沈達解到京中恐憑圣上作

至另修書一封這一封書教沈達到了京情上交送天波
府達知余大君沈達領命帶了十名壯軍押了兩個囚籠
離了邊關向汴京城而去二人不知如何發落下回分解
現一班蛇蝎小人何等臭味相投千方百計打算無非
圖害忠良伎倆何嘗見其道及國政之得失當務者宰
相之任均天下之任上衛天子之德政下開庶民教化
重任之匪輕者獨現馮拯龐洪既云稱相既無絲毫善
行裨君保國只一味貪法受宝私放賣官其罪可勝誅
哉既不足以稱宰相均衡之任其病國何哉
寫孫武亦是一味貪婪不以奉旨為公亦亦馮龐罪之
相等也

接寫奸臣有奸臣竟思者有忠者惟聯奸欵差未到而

韓吏部有書先投只此現公私耳

范公妙計將成固為讀者喜及至焦廷貴狂莽露机又
為讀者所惱

四十三回 楊元帥劾奸上本 龐曰文圖謀蔽君

詩 慧眼君王照萬方 賢奸須別察行藏

曰 倘然受蔽非輕禍 佞者得謀忠被劫

却說沈達進京去了楊元帥心頭氣怒又覺元咲然晒咲
者范胤部未事而先知設成妙計孫武已上圖套惱者
是不遂其謀被禁匹夫妻歪了不得不將焦廷貴並解回
朝中總然朝廷議罪也休念開恩又有祖母余太君週全
管取無碍范爺長吁一声多是這禁匹夫將机謀洩露了
須然有命太君保庇無妨只憂這老賊臣又有風波興作
萬花樓傳 卷九

來楊元帥曰事已弄壞了總然朝廷執罪也定論不得狄
爺也是點頭長嘆一聲言朝內有好臣是確寧靖的楊爺
曰從今大事不可重用這狂莽之徒也邊關且住忠良語
又言沈達趨程途一程無阻不分晝夜而奔其將過了殘
冬春又復沈達到得東京地面未進王城思量了將二人
解進王城丞上未知奸臣先曉倘或被他譖美起來便不
穩當了卽于相國寺中將兩架囚車悄上寄放僧房內餘
地着令兵丁看守其時天當午中処置停妥先往天波府
內投遞了元帥家書余太君拆書從頭細看冷咲一聲呼
龐洪尔何苦將此惡毒計施來須臾須臾只好將別人摆
弄我府中人休得妄思下手也太君吩咐備酒筵留款
沈將軍當日眾位大人也知此事卽召諸人往朝中打听

消息倘有干係情由卽要報知此說書中慢表又言細
寺中焦廷貴將孫武大罵好賊不休一程出關已是六馬
喧七是日寺中更吵罵得仇類孫武欲待通個消息到龐
府無奈隨行家將人等多被楊元帥留在邊關當時並無
一人在干身伴只得忍耐只由焦廷貴痛罵且待來朝龐
太師自有打点按下不表至五更三点萬賊登坐金盞
百官入觀朝參已畢文立東邊武立西值殿官傳旨已
畢忽有王門官奏知萬賊今有邊關楊元帥特差副將沈
達資本還朝現在午門候旨天子聞奏想来朕差孫武往
邊關查察尚未還朝楊宗保緣何又有本章回朝卽傳旨
王門官取本進覽不一刻已將本章呈上御案前聖上龍
目細上看完畢又向文班中看七龐國丈明白他貪財帛

詐賍的便呼龐卿楊元帥此本汝且看來因文領旨上前
在御案側旁細看只見上書曰

原任太傅左射僕統領糧餉軍机大臣兼理吏兵刑三
部尚書罪臣楊宗保恭仰先帝洪恩浩蕩職任邊疆將
千三十載復蒙吾王陛下加恩奚啻天高地厚雖肝腦
塗地難補報千萬一至臣銘心刻骨頗効愚忠敢督先
人餘烈以察六律章程茲奉欽差工部侍郎孫武至闕
盤查倉庫臣即遵旨將倉廩庫藏悉行封固恭候稽查
孰意孫武陽令陰違詐賍索賄倉不查庫不察稱係龐
洪囑托言臣按照每年應得餽禮五千兩共合溢銀十
三萬五千兩孫武言索送五萬二千每年二千兩不為
傷廉之語依與則免費盤查之意不允彼索則回朝為

奏名不考為考庫不缺言缺當臣不遂其欲在帥堂吵
鬧恐有焦廷貴忿怒激烈不遵規束辱毆欽差與臣例
應並罪惟臣領職邊疆重地不敢擅離先將孫武焦廷
貴遣差沈遠押解回朝恭仰聖裁定奪臣在邊關恭候
旨命待罪謹此奏聞

當時龐國丈看哭大驚想來只言孫武是材幹能員豈知
是個死鬼東西今日駕前多文武之眾教吾如何对答當
今只得奏曰陛下呵念老臣伴駕多年冰沐王恩豈肯貪
圖索詐則蒙陛下差孫武出城何曾有言囑托况今孫武
現在只求萬賊詢問他便知明白了楊宗保會使刁自知
有罪難逃謊言謊奏無據無憑希圖搪塞重罪但現經縱
將行兇將欽差辱打狂徒胆大顯係恃勢欺凌伏惟我主

明鑒察詳天子曰龐卿平身即傳旨焦廷貴見駕當駕官
領旨宣進這焦廷貴地昂然挺胸洒開大步一至金鑿殿
全然不懂三呼萬歲見駕之禮高声呼王帝在上未將打
恭天子見他如此也賞可哂笑想來此人莫非呆狀的早
有值殿將軍呼曰萬歲駕前擅敢無禮还不俯伏下跪麼
焦廷貴曰要吾下跪的也聖跪何妨事呼王帝吾焦廷貴
下跪了天子到也喜色洋洋此人是一般呆狀的只拿
呆呆人老和直硬待寡人細盤詰他失征衣之事定然分
明了當日皇上緣何不問辱毆欽差到盤詰起失征衣之
事原來法律重乎失征衣况毆辱欽差原由爲着征衣而
起故先問征衣失否特狀將討個是信如若失征衣事真
孫武詐辨事定假詐罪既假則焦廷貴辱毆欽差之罪不

明鑒察詳
天子曰

免天子呼焦廷貴狄青解到征衣怎樣如何且明言來焦
廷貴曰征衣到也到了只因不小心被強盜搶劫去的險
些狄欽差吃飯東西保不牢也自夾在旁心頭暗喜歡
難得皇上先問失征衣事喜這莽漢毫不包藏半言的天
子听了大去征衣点首而問焦廷貴征衣失去在那地頭
焦廷貴曰離關不過二百里是磨盆山強盜搶去那人不
知誰人不曉天子曰失去少多存留多少焦廷貴曰搶去
光也失得尽罄一件也不留存龐洪想來皇上若再問詰
下去殺射贊天王子牙差事情必敗露了必須阻擋着君
王問詰乃妙即俯伏金鑿奏曰臣啓陛下那焦廷貴乃是
楊宗保麾下將官今日已經招認失征衣的事既真一事
真事也皆着了狄青冒功抵罪楊宗保屈殺无辜李沈氏

真事也皆着了狄青冒功抵罪楊宗保屈殺无辜李沈氏

呈他肩功屈殺之語實為確切係武詐賊顯然並無是事
 了焦廷貴如此強暴豈无辱敗欽差之事但審供案情委
 曲周章誠恐有嗜龍心伏祈怪下免交大臣細加反覆
 明復肯未知聖意如何天子曰依卿所奏但此事交關非
 小不知免交何人可亦因交曰臣保荐西台御史沈國清
 承亦必不有悞原來沈御史嫡名沈不清只因聖上跟前
 其名不雅久後更名國清當日聖上准了因交奏議免交
 西台御史審詢當時沈御史口稱領旨早有值殿將軍拿
 下焦廷貴他还是高声大罵呼曰尔如此真乃糊塗不朋
 帝王了怎麼听了這鳥奸臣的言欺吾焦將軍麼國丈大
 喝曰萬歲聖明休得無禮焦廷貴乃一蠢蠢之徒怎知君
 上之尊威还不斷大罵奸賊狗彘類當有值殿將軍急將

焦廷貴拿推出午朝門外而去押回入囚車國丈又奏押
 解官沈達不可放歸邊問天子詰曰此何也國丈曰臣啟
 陛下倘然沈達回關楊宗保得知了自覺情虛恐有變端
 之弊且將沈達暫行拘禁待審詢明之后釋放方可天子
 准奏着旨沈達暫禁天牢值殿將軍領旨登時將沈達押

下天牢真乃好美不牽連的亦楚天子退朝賞有忠義大
 臣幾人見天子事上准依國丈發言氣怒不平忿忿怪着
 聖上不念忠良勤勞王室不以江山為重輕听一面之詞
 而傷重托股肱之臣他既不以江山大事為重我們何用
 多言插嘴眾大臣幾位忿氣不平不約全也不諫諍又
 想沈國清是龐洪奸党朝內官員原知独有天子不曉故
 發與沈御史公斷發旨密旨案姓由他此朝所議並有一



高才博學 卷九

三

臣答奏時文武各回衙有龐洪孫秀一退朝命人打開孫武囚車全至龐府中若問孫侍郎是犯官因何沈御史既領旨審亦又不帶去只爲一班奸黨相聯私放了孫侍郎獨欺瞞得朝廷耳目仁宗之勢原實奸臣勢能滔天當日孫武隨着龐洪孫秀至相府胡坤悉來敘會國次日出京之日一力担肩怎生倒翻楊宗保之手幾乎干及老矣寔乃不中用的東西孫武曰太師非吾不才他們早已暗算機關裝成巧計孫秀曰岳丈大人且免心煩如今埋怨已遲了但焦廷貴已經招出失征衣只要御與用及刑廷逼他招出狄青冒功之罪何妨楊宗保才滑勢頭卽余太君狄太后也难遮庇得狄楊也西人正言間沈御史也到了言曰晚生特來請命太師這焦廷貴如何審亦因夾曰

沈兄這些三需而小事還來動問庶以要將焦廷貴用刑刑拷究失征衣之事已經在駕前招認了還要他招出李成父子功劳被狄青冒去焦廷貴又受賍做了碩証楊宗保不加細察反將李成父子糊塗屈殺了再審得欽差孫武詐賍專假焦廷貴辱歐欽差事寔審明復旨將這幾名狗党斬的斬殺的殺好不沁心涼也胡坤曰太師但想那焦廷貴乃一錚錚烈烈硬漢倘然抵死不招便怎生設法因文曰他抵死不招何難之有做了假供要旨可也沈御史喜悅允諾是日辰刻候頃刻中堂上排開筵燕五好敘酌多言不能細述燕畢各上告辭回府俱已不提卓言沈御史進歸內堂時交午刻伊氏夫人一見呼老爺今天上朝因何這時候方回莫非議國家大事沈國清曰夫人吾



與 夫妻之談言知也不妨即將始末情由細言明伊氏夫人听了心中不悅頃刻花容失色又呼老谷此是他人之事別人之冤即妹子適人已是外戚何況胡氏之子死有餘辜胡坤不過與全寮一殿為人既出仕王家須望名標青史後日馨香乃可緣何人此不肖党羽將眾資良一網兜收此事断然不可萬祈老谷回思擴量為高御史冷咲曰夫人汝言差矣本官若非龐太師提拔怎能御史高陞夫人汝也非此鳳冠霞珮了夫人曰因文今日勢頭須高但他乃惡多端上天豈得輕饒有朝倒勢之日料這老奸臣遺臭千秋也沈御史听了奸臣兩字即怒氣騰生連罵不吝澆婦教聲不明情理出語傷人因何平風自浪惹來洶氣夫人曰老谷不是妾身平空惹汝動氣也不過將



情度理勸君以免灾禍耳御史曰怎見吾有灾禍來夫人老爺汝這般奉趨好相言未完御史喝罵不吝澆婦他何為奸相好在何來汝且說知夫人曰妾是功諫老爺忠君之美何須動惱但国文作尽威惡陷害忠良貪財悞国即妾不呼他為奸臣也难遮外人耳目御史曰汝知他害了那個忠臣夫人曰怎言不是即今要扳倒边關楊元帥是也尔可曉得他乃大宋世襲忠良將保護江山老元勳即提督狄青乃當今太后内親在边關立下此大戦功亦武男之臣為國家所倚重將士若还滅害了眾英雄君王社稷那人撐持但老爺食了王家厚俸祿須當忠君报国方得后世流芳若催炎附勢的千秋之下臭名不免倘君不入奸臣党羽中妾即終身戴德了御史听罢怒曰可惱賤

了頭尔乃一無知婦人休得多嘴言倘煩擾吾逆吾之意
定斷不饒不知信氏夫人如何答話劝諫得夫君依從者
且看下回分解

現沈達奉命打解一程籌算言至上未知奸臣先曉其
中定見可嘉托用此等把細之人斷不至錯悞

楊元帥上本原為劾奸立法不意仁宗反為奸臣佞言
所惑所以大奸似忠為君者當明鑒焉

焦廷貴之見猶稱未將打拱直言征衣之失足將莽將榜樣

班好佞笑計忠良尔評我論何等用心

奸佞人未尝不惡人目之為奸所以沈不消一有伊氏

呼龐洪為奸臣即大怒而不顧夫婦情誼即詈言叱罵

既奸矣而不顧自己為奸亦只心雜味九卷終

萬花樓傳續南比宋包狄平西初傳卷之十

第十卷 四十四回

詩 賢慧勸夫身盡節 奸愚傲主自乘名

曰 彼此不分男與女 但行仁義便稱賢

君息浩蕩臣當念 方見存心不愧天

當日伊氏夫人呼喚老爺妾是一片忠言諫劝還望准從

豈期尔仍歸奸臣黨羽难怪妾身多言也還防日后有傾

家蕩嗣之禍方知船至江心補漏遲此日方懼悔不听妻

諫之言反落得臭名與后人咲話沈爺大喝不賢之妇后

日總然有傾覆之禍與汝何涉何干伸手兩個巴掌打去

旁首喪了環趨近扯着老爺袖袍呼老令既罵夫人也罷

乞祈萬勿動手喪了环扶持三母共歸內房夫人坐下呼